

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二年

中 央 档 案 馆
湖 北 省 档 案 馆

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乙 种 本)

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二年

中 央 档 案 馆
湖 北 省 档 案 馆

一九八五年八月

编 辑 说 明

一、为了满足党史、革命史和现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汇集了这部文集，作馆存本，供内部使用。

二、本文集编入的是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湖北党组织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报中央的历史文件资料，均按原件刊印。

三、编入本文集的文件，均保持原有的面貌和风格，仅对十分明显的别字、重字、掉字、倒置字作了若干订正；明显的错字、漏字，编者将正字改加于后，并加〔 〕以示区别；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字，以×代替；原件上的缺损字，以“□”代替；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四、凡由编者加拟或改过的标题、副题均加“*”号标明。

五、本文集按年月顺序排列。

六、由于缺乏经验，文集在编辑和考证方面都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使用本文集的同志指正。

目 录

一 九 二 七 年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议记录

- 过去省委的策略的错误及对军事、党的支部、工运工作的讨论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1)

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讨论记录

- 关于军事工作、工人运动、党的组织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2)

一 九 二 八 年

中共湖北省委第十六次常会记录

- 罗迈关于时局与政治形势、湖北省党内问题的报告及讨论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 (29)

中共湖北省委第十七次常会记录

- 关于政治形势和湖北工作的讨论和决议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48)

中共湖北省委第十八次常会记录

——干部问题、各县工作问题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59)

中共湖北省委第十九次常会记录

——讨论工运、农运、军队、苏维埃组织等决议案和省委组织与工作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日)…………… (67)

关于湖北组织问题的讨论记录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78)

一 九 二 九 年

现在武汉自首人姓名及工作分配情形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七日)…………… (87)

关于湖北各地组织情况及讨论结果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日)…………… (89)

董曙、周维新致中央信

——请速答复个人问题并附送武汉反动内奸名单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 (93)

董曙、周维新关于武汉情形的报告

——地下工作方法、扑灭内奸及内奸名单

(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95)

一 九 三 〇 年

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关于地方暴动的讨论记录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五日)…………… (109)

政治问题讨论记录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七日)…………… (115)

湖北革命形势与代表会联系的说明

(一九三〇年四月)…………… (141)

组织问题讨论记录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七日)…………… (164)

关于军事运动和士兵运动问题报告讨论记录

(一九三〇年四月)…………… (193)

妇女问题讨论记录

(一九三〇年四月)…………… (207)

如雄关于开除于树功党籍问题的报告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五日)…………… (216)

德峰关于鄂东工作的报告

——特委、县委组织，党员人数、宣教、群团、
军事、苏维埃工作情况

(一九三〇年六月)…………… (218)

雄黄致宗阳兄信

——一个人离汉的原因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248)

一 九 三 二 年

中共鄂东道委给中央的报告

——关于政治状况、苏区建设、土地改革等情况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 (255)

中共湖北省常委会议记录

——过去省委的策略的错误及对军事、党的支部、工运工作的讨论*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①

农：

此次之来是巡视两湖，鄂湘工作重要，尤其是唐之溃退，两湖最近有总暴动之可能。此来之任务：1. 布置两湖暴动；2. 整顿武汉工运；3. 军事；4. 改造党部；5. 调查湖北之实际情形。中央之公函虽迟，但新军阀之混战系带长期性的，工商业紊乱。经谈话结果认为中央之估量是对的。1. 湖北军队在二十万之上，混乱之极。2. 同志

① 原件无年月日，此年月日是文件戳记上的时间。

中有很多之意见，如 C. Y. 之意见，有许多同志因失败而引起个人之批评，同时牵到长江局政治决议案中，C. Y. 认为此决议是取消暴动。是 C. Y. 没有认识此决议。现在，主要是从长江局至省委统未看清唐崩溃如此之快，一因当时只以为唐退必要内部变化；二以为东南军不至开来如此之多。最近省委之错误是：八、九日唐之崩溃已明，而省委没有认识清楚而发动一个群众的行动。因之省委之策略是由上而下，主张总同盟罢工。其实并未发动群众，但亦不能说省委没有工作。现在斗争剧烈之时，党的策略至大。所以机会主义与“八七”精神之区别，即在是否建筑在群众上的转移，现在是要建筑在广大群众之要求上而暴动，至于牵到了个人问题是不对的。其次不承认说湖北没有党，这亦是不对的。最近扩大会议之第二次决议即是根本造党。现在斗争中不唯要有策略，并且要有很好之组织作暴动之核心。我来除负中央之任务外，即是帮助省委根本整理工作，现在是要最贫民的最群众的建筑在中央之决议上根本造党，其方法：1. 部分的与工人同志讨论工运问题；2. 讨论军事问题；3. 武汉之负责人。根本讨论湖北工作之策略。省委现在应当先由支部起整理，于十日扩大会议前将

上述工作做完。

余茂怀：

农提出造党必先走入支部中工作，这是我赞成的。现在负责人多不能到群众中，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统不能负责任。我在江岸月余，只有常跑上级，而忽视了下级，支部之不能开会是因为每次会议中先来一报告即将时间占完，且使群众不甚了解，而现不能讨论到工人本身之问题，因之群众无兴趣。现在支部改组很好，支部书记有要事才可找省委，其余应归省委出巡。江岸一带多有雇农，可是过去党只注意有田之农民，而未注意及此等之贫农，所以改组织时应注意及此。工人方面过去党只注意衣服漂亮、会讲话之工人，其实这些人是靠不住的，支部建筑在此等人是靠不住的，以后改组支部应注意吸收最贫苦之工人。

向应：

党之改造，农说过去是由上而下，这是对的。现在如何改造下级党部是很严重之问题。改造下级党部，我意：1. 支部之负责人应建筑在革命的部分上。2. 党之基础应建筑在有战斗力之工人上。过去党集中力量于轻工业之工人中，但虽多而无战斗力。3. 党如何能了解下级干部，过去党之策略

只能达到支部，如区委只能间接指导群众，所以过去之策略实没达入群众，如现在尚有同志不知“八七”会议及机会主义之解释。

农村之游击战争形成很多错误，汉阳在城市组织工人去乡村行动，所以结果流为流寇之行动，这种以此地之人去杀彼处之土劣且抢劫，结果只有使农民认为土匪之行动。在行动时，交通常常误事，我们如建设不出一交通网，暴动时是很成问题。军事工作，过去得不到工作之重心，虽然士兵宣传等已提及，现在主要是破坏工人 D 之武装势力，过去士兵宣传毫无成绩，因军队调动太快，我们不能事前宣传好然后才行动，而是要在暴动时可以使之参加。

职运过去连上层工作都没有作，群众已要求老工会，但主观上并未注意到此种情绪，因之现在工人之行动，不是工会之命令，而是 C.P. 个人之指导。

现在湖北工作，暴动路线随处都有时机，但主观上的问题很大，没有注意群众之行动，即是机会主义。

(1) “工人”似为“敌人”之误。

学参：

党之改造呼声已高，但改造中有几种倾向：

1. 空洞的改组，即是撤换几个人；2. 因改组呼声而使党部之工作停顿者亦有。乡村中如沙市、宜昌丝毫没有注意工人运动。乡村中有许多地方本可准备而×，急于动作使之失败。以外还有限定日期动作，如失败，党员即与群众脱离。省委之职运不仅在武汉，而对于长江一带统要注意。乡村中动之办法，亦应有一好的指示。军事方面，目前似未找到办法。因为过去只注意长官运动，现在士兵之组织已找不到，且军队中之组织只有军部人知道，而在驻在地不发生关系。以后军队工作之主要者，是确定与各地之关系，对士兵亦应有一政治宣传是带经常性的。其次军事指导机关之建立及机关应有一新的确定，过去军委及师委支部没有关系，党的军事指导应有一经常的察看。军中之同志大部分有充分之机会主义，这些人纯全不能在乡间工作，现在要找很勇敢之人去乡间工作，这是在士兵运动中看能否找出。

泽楷：

过去我曾经参加纱厂工人之会议，但尚不知纱厂之地址，即是说过去全忙于应付中。现在经过两

次争斗，充分表现党之缺点。党根本破产，即是党外无群众，党内无基础；只是白纸黑字，而不能实现。经过几次改变以来，资产阶级各样的剥削工人，产业工人亦了解他们之出路，所以他们之革命情绪迫切，要求热烈。但是党无群众，如汉阳毫无党之力量。湖北之群众是要政权，但是没有形成争斗之力量，即是党之工作没有作好。“八七”前之农民运动之指导者乃是土劣同志，工运亦然，江岸、徐家棚便选出来一些工贼，即是过去只取得上层工人，因之湖北不能形成有组织之斗争，省委亦要负责的。我们要想团结工人，必须在工人切身利益上去领导工人，切实是政治宣传深入群众。要作到此工作，即根本牵到了党的根本问题。过去之机会主义太右，现在又有极左之无政府主义式的口头喊暴动，但不知如何去暴动。我们现应一面打倒太右的；一面打倒极左的。“八七”会议之精神，尚未达到群众中，尤其尚未普遍深入负责人中。此次斗争中尚未发展到二十人，要想改造党，必须在斗争中吸收同志，一个特委也不健全，应将“八七”来之印刷品，作一大规模之政治宣传。第三，此次改组，农村中之工作太差，固然全力注意及武汉工作，党要有政策有方法领导群众实际斗争，才不至

使党掉空。

五一：

湖北工作现在工农运中，应注意工人政治认识之明了。以前工人之政治认识是模糊的，过去党有时压迫工人之斗争。三月间因联合战线而压抑工人之斗争，使工人不认识党及工会，而使工人受了有政府帮助才能斗争之影响，群众没有认识用力量取得政权。此点农民群众亦然。武汉是大产业区，如兵工厂及铁路，兵工厂之工人无争斗，因工人之工资高，厂方并用欺骗方法笼络工人。以后应当认识兵工厂工人中之中心工作，即应注意枪厂及药厂。但自失败后，此部工人即失掉。轻工业之斗争是有，以后应注意女工童工，失业工人现有十几万，不失业者大都是手工业者。我以为现应将他们组织起来，我以为应按地域而组织，领导他们去争斗。军事工作方面，没有很好的技术计划，调查我们武装力量，省委必须有一明确的调查。第四，省委过去的组织是无关系之一架机器，以前党没有按产业组织，而是混合的，以后应当改造。第五，济难会之工作很重要，以前济难会完全失掉了意义，以后应当一面安慰，一面使之鼓动勇气。救济时，在技术上要注意。

旭：

我感觉自农走后，此间顿失重心。泽楷以为过去工作是应付的，军运是长官运动，工运是工贼运动，现在同志们能有很深刻之批评是好的现象。批评有涉于过去的，即是说农暴失败，而党无办法；其次，据同志说有很多同志脱离了组织，“八七”会议之决议至十月始发下去，所以此同志以为亟应改组；又有以为如鄂南坍台而归咎于动作；又有以为动作是冒险主义；又有主张即刻暴动者。此是在批评中五种情形。

今后之办法：1. 怎样发动以后之动作。2. 现在应当怎样规定动作中之组织。3. 健全指导，负责同志应当注意不要在受挫折后畏缩而影响群众，技术方面要准备好，否则策略虽好，亦是枉然。

南：

1. 党之指导问题：过去省委不能说没有指导，但在指导中发现毛病，即太简单了，如参加会议或写信，统是简单的形式的指导，因之形成应付的指导。上级机关不接近群众，如农村中现在有一大半尚未注意到。现在我们应当注意个别指导，因为地点、情形不同，我们不能同一应付；其次应该很深入的指导；第三应继续的指导，如黄安我们只

注意一次，以后即不管了；第四，事先指导。

同志个人有关工作之错误是应负责的，现在负责人很少注意自己之责任，而党内亦未注意此责任问题，许多同志犯了很大错误不管，最近便提出政治纪律。机关中之腐化、不积极等之现象既有，即应提出。省委过去有很多白纸黑字之决议，尤其是接受了长江局之决议，而并未执行完全，这是省委要负责的。现在有纪律只裁制小党员之现象。

指导机关之成份问题：现在不仅找不到工农，即知识分子亦难得找。现在要找干部，是要打破不信任新分子之观念；其次是要训练人材，但只有训练班是不够的，而是要抽出活动分子在工作中训练，而不应马上即提到高级指导之地位上。

乔：

关于过去政策之讨论，在省委可得一结论，即关于过去之错误及策略之批评，大体是一致。至于政治纪律，省委已经注意到了，指导机关之参加工农分子已经逐渐实现。

现在主观上有点离开群众，主要是怎样发动群众，自然不是简单鼓动可以奏效。工人群众中：
1. 经济斗争极为严重；2. 失业工人到现在找不出一适当的经济要求之口号，组织失业工人确是

一困难之事。京总实无存在之必要，紧急时我们可以召集非党之代表大会，或者可以有一临时指导机关，在内部组织上，办事处更无必要。粤汉路假如我们有基础，虽策略错亦不至如此之失败。总之各工人群众中应尽量发展经济斗争，在组织上要改变，尤其是铁路组织。

军事工作，唐军之溃退，除农发〔指〕出之原因外，今日又调查得军士还有故乡之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此事，应注意土地问题，现在应提出发饷。同时要加紧与提高退伍兵士经济之口号。

主要的支部，从省委以至区、市、县统应注意。如此次之斗争中充分表现支部之不起作用。武昌在平常没有注意到主要之支部工作，而汉阳完全没有注意兵工厂之支部，桥口亦将申新纱厂之支部与一般支部看待，所以我以为在组织上是应特别注意这些重要的支部。

二是在乡村中应划分区域，集中力量工作。农民协会可以取消，代之以农民委员会。游击战争不是政策之错，而是工作上之错误，但如何纠正此错误呢？可以在代表大会上详细讨论。

最后我赞成农意，在最近召集职运之同志讨论，以及讨论新军事及组织等问题。